

說
林
集八第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珍 小 說

八

理想
小說 易形奇術

一册

一角五分

義俠
小說 行路難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狡獪童子

一册

一角五分

科學
小說 薄命花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三疑案

一册

一角

偵探
小說 怪醫案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三名刺

一册

二角

偵探
小說 一聲猿

一册

一角五分

言情
小說 羅仙小傳

一册

一角五分

言情
小說 五里霧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玫瑰花下

一册

一角五分

神怪
小說 黑衣教士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傀儡美人

一册

一角

言情
小說 銀鈕碑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青酸毒

一册

一角

科學
小說 幻想翼

一册

一角

言情
小說 海棠魂

一册

一角五分

社會
小說 蠹情記

一册

一角五分

世
小說 中山狼

一册

二角

偵探
小說 狡兔窟

一册

一角五分

說小名家*行*書印務商

神怪
小說

三千年艷尸記

二册
七角
五分

英國哈葛德著林紆譯 是書敘一英國少年遵先

代遺囑爲其遠祖復仇遂冒險遠涉入一人跡不到

之荒島島中有一女王得長生不死之術活二千餘

年入火不焚且預知未來事願秉性酷嗜殺人而又

具有驚魂奪魄之貌忽而威福自恣忽而情欲纏綿

少年見之遂爲之顛倒演出種種離奇之情劇人奇

事奇譯筆尤能曲折委婉誠神怪小說中之奇觀也

社會

小說

亞媚女士別傳

二册
八角

英國却而司迭更司著 是書敘亞媚父女一家被

陷入獄並其後遇拯復產各情事曲折折詭秘離

奇直令閱者茫然無從捉摸譯筆復詼奇可喜其摹

繪倫敦社會中種種醜態尤爲窮形極相惟妙惟肖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說

林 第八集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 雲南 香港 貴陽 南京 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說林第八集

微笑

卓 呆

常言道。病從口中入。禍從口中出。又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如此看來。一張嘴。實在不是好東西。所以金人三緘其口。慎言也是修身的要訣。那知一味不言不語。其中也能生出許多事情來。這是什麼緣故呢。

如今且說有個某警察署的文牘員。天天早晨。准著時刻。從家中到署裏去辦公。他年紀約有二十五六。兩手插在洋服的外袋內。在路上行走。無論下雪下雨。他也徒步行走。并且從來沒有休息的日子。十字街口的車夫們。看見他人。必要胡亂招攬生意。但是見他來時。一個也不去問他的。路旁的小店鋪。都當他一個活動時辰鐘。一見他走過。就預備喫朝飯。好得沒有一天不見他的。

他從今年二月以來。每朝在一定的時刻。一定的地力。必遇一個坐着包車的美

人那美人的面容是不必說了。就是衣服也很考究。梳着一個流行的學生髻。斜插一朵粉紅花。左目下有一小疵。然而並不使他容貌損色。車行甚速。他側坐在上面。後形更佳。

再說這男子。不知交際。所以沒有人稱讚他。而且他性情固執。說話不多。同僚中若是有人談到女人。他必定默然不語。或是面壁觀書。因此同僚們都目爲怪物。他途中遇見了美人。也不能深入他的眼中。他就是懂了美麗二字。一見之後。印像仍舊不能留在他腦中。幸虧造物的巧妙。肉眼全賴着光綫作用。能見百物。凡是同一品物。屢次看了好幾回。眼光不知不覺能穀深入骨髓。自然知道其中趣味。連向來不注意的東西。也一一曉得他的妙處了。此刻他遇見這美人。並非自己喜歡特地看他。不過同時刻。同地方。同現象。屢屢反復。他坐着包車。我徒步行走。一連幾次。眼光容易注意咧。那女子形似女學生。不知他每天究往何處。一天一天遇着。那容貌就熟識起來。倘使一朝不見。這美人心。中好像有些不滿足的。

樣子。那美人天天與他相遇。見他眼光在自己身上亂射。倒並不像那些時髦女子。有意背着臉。或是將陽繖遮沒着顏面。他也向男子看着。鬚鬚是還敬的樣子。每天二人在相距八九家門面之時。那男子眼中。已早見一個包車上的美人。美人眼中。也早見一個步行的男子。等到二人相近。大家互相一看。就各自過去。兩個月以來。每天如此。互行一個目禮。此外別無他種舉動。後來漸漸熟識起來。覺得大家板着脸。面孔你對我。看看我對你看。看於感情上不大好。所以有一天女子先下手向他微微一笑。男子照樣打個回電也微微一笑。從此以後。宛如更訂新章。把微笑來代替目禮。那男子以為此事無傷。你微笑我也笑笑。有時走過了二步。自己還獨自笑着一陣。然而他心中如何。實難以推測。

那男子辦了六天事。星期日休息一天。他本很快樂。必自朝至暮。暢游一日。但是近來的星期日。他反不悅。以為今天未見美人。就覺得萬事都不如意。看書也不好。寫字也不好。於是只得呆呆坐着。祈禱太陽速下。第二天星期一。照着時刻出

去可憐。沒有遇着。大大失望。第二天。一想今天又難了。不料反安然相遇。下一星期。一又不見他。未免有些奇怪。莫非星期一是個休息日。或者不在這時刻過的。也未可知。以後留心試驗。知道每逢星期一。是定期的休息日。總不遇的。然而此外竟沒有不遇之日。那男子還暗暗替他禱告。祝頌他身體無恙。

八月中秋。那男子走過某會門口。聽得裏面有奏樂之聲。向鐵柵內看時。馬車人力車甚多。知道有人借着開什麼會。瞥見門內馳出一輛人力車來。車上一個高貴女子。豈知就是那美人。此時突然相遇。大家沒有準備。所以來不及微笑。男子手忙脚亂。脫去帽子。點了一點頭。美人遲了一點。急急殷勤回答。一禮就此分別。他們每天在一定之處相遇。已從目禮進步到微笑。然微笑天天用着。驟然間要改動。倒有些不得法。今天恰巧無意中相遇。就髣髴如舊知己。一般行了一個脫帽禮。似乎很得體。明天遇時。微笑上再加一個脫帽禮。親密的度數又增高了許多。他暗想在路上旁人看起來。一定以為我與他有甚交情。像我一介書生。與如

此一個高貴美人點頭行禮。實是莫大的榮譽。這美人包車過時。路上的人當面的迎着他細看已過的回頭來補看他實在有一種逃避不脫人家眼目的容色。他們看時必定要想到與這美人熟識的不知是何等樣人於是見他微笑見他行禮他們的眼光就要看到我身上來我雖年齡已達壯盛然而被他們一看竟只得紅着兩頰用急步撻走他又想道我乃一個寒士此刻有了高貴的美人做我知己自然體面得多然而他也如此想着貧富不等他必不快所以我與他做了知己之後萬事不可傷他的體面還有一層我自己身上打扮得太寒酸未免要污他的眼光總要備幾件新衣服纔是道理。

不意男子正打定主意要注重裝束這幾天美人已先他一着三天換一條裙兩天換一件衣臉上化粧濃淡並施髮髻光可鑑人男子見他如此千變萬化的打扮出來知道自己總趕不上去還是中止罷然而他向我微笑似乎有些意思這段姻緣未必落空意欲想個法子試試他的心然而亂想了二三星期竟想不出

一個妙法。

微 笑

六

有一天大雨傾盆。他仍舊徒步。不肯坐車。母親勸他別太吝嗇。雨天坐着車子。也不費什麼。到底身體不致喫苦了。他那裏肯聽。張着一柄傘。披着一件舊外衣。而去。暗道。今天這麼大的雨。那美人必定休息的。就是不休息。也是深藏在皮蓬之內。宛如中秋無月。好不叫人難過。走到每天相遇之處。果然不見車輛。再走了二十餘步。正面來一包車。這大雨之中。並不張皮蓬。覺得有些奇特。仔細看時。不意就是那美人。美人見了男子。深深一禮。比平常日子更加恭敬些。似乎敬慕他。一人在大雨中步行的意思。那車上好好有著皮蓬。他偏偏不用什麼意思呢。等他過後回頭看時。車中美人伸出一隻粉紅色袖的手。來將皮蓬張起。男子暗想。他不見我面情。願溼透衣服。可敬可敬。我雖不知他心中如何。然而可以決定他見了我這種樣子。一定不以爲我是吝嗇的。

目禮進至微笑。微笑進至點頭。此刻第四步就是要談話了。暗想再過二十天光

景必然可以進至第四步。到那時刻。宿願都可成就。豈不快樂。如此一想。覺得世界上無事不快樂。署長把不快的顏色對他。他也快樂。同僚把冷酷的說話來嘲他。他也快樂。晚上回去。母親的說話。多得如念佛一般。他聽了也快樂。森羅萬象。無一不快樂。蔬菜也有味了。空錢袋也發重了。幾乎不知苦楚爲何物。再從反面一想。不對。那美人認識了好幾個月。既不知他姓名。又不知他住處。不過車的後面有個K字。又沒有知己的朋友。可以打聽。要想跟着那車去。又是自己每天署中有事。那有這種空閒工夫呢。憑空告假一天。於經濟上頗有影響的。有一天硬着頭皮。等他包車一過。立刻叫一輛街車。向他追趕。那知車夫足力不濟。不能永保相當的距離。行了半里路。包車已瞧不見了。第二回再試。半途遇着了同僚。自己雖假作不知。却被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暗驚道。如此署中必有說話。數年以來。從未請過一天假的。此刻一星期連休息了兩天。平日是徒步的人。恰巧有人見我坐車子。大家一起疑。就要探訪。萬一被他們知道。豈非與我前途大有關係。那

美人只消我與他一談話。就可以曉得他究竟有意無意。此事一決定。我的心思也可以專一了。但是相遇之時。有車夫障礙着。不能貿貿然發言。我們點頭行禮。他却未必知道。不過我天天走過。車夫也很認識我的面貌的了。萬一失敗。以後永爲車夫目中注意的人物。就無第二次下手的方法了。此刻只有希望他包車。忽然跌翻車夫。跌傷。但是美人不能受傷。僅從車上跌下來。我便過去將他扶起。乘此機會。可以與他談話。問他端的。天天祈禱。包車跌翻。包車跌翻。總沒有效力。除此以外。我竟無法了。我若裝做欲言之狀。那美人也有欲答之意。但是你既有如此美意。何不把包車停一天。自己走走。豈不便利呢。你既知雨天不張皮蓬。未必見得這一點小機變。也想不出從這一層看來。這段姻緣無望的了。難道你是個啞子麼。往往有面貌很美麗的啞姑娘。你天天不能離車。或者是個跛足。但是第二天相遇時。細細看時。實在是個完全的絕世美人。那裏是啞子。那裏是跛足呢。

重陽日。他和母親妹妹三個人。上某園去游玩。在一只松茅亭中泡了茶。三人坐着。那松茅亭的左面。有一對孔雀籠。籠前立着三四人。在那裏觀看。瞥見右面橋上走過來四個人。當先一個老婦。好像母親的樣子。中間一對夫婦。後面跟着一個丫頭。也走到孔雀籠前。細看那女子。豈知就是車中的美人。此刻在大庭廣衆。目禮也沒有。微笑也沒有。假作不相識的。走過亭前。他行路的一種姿態。大有歐美女子的模樣。這是今天第一回看見。在車上是看不見的。於是跛足一層可以取消。他急問妹妹道。你聽得那女子說些什麼。妹妹道。不曉得。他和丈夫講什麼。東西妹妹這一答。已知並非啞子。心中自然滿足。不過聽了丈夫二字。把一切希望都消滅得影蹤全無。到此刻。反情願他是啞子。是跛足。只要是個處女。便有望了。如今雖非殘疾。無奈已有了主人。宛如掘得了寶玉。被人奪去一般。又怒又悲。身體髮髯。成了一個荷蘭水瓶。血液只管向上湧起。來。暗道。那女子不應如此戲弄。我好不叫我痛恨。以後永不願再見他了。若可自由談話。我必暢罵千遍萬遍。方

洩我胸中之恨。愈不能開口。恨得愈深。

第二天聽得車聲漸近。就抱定主意。目不斜視的過去。他必定還是同前天一樣。要向我微笑的。於是一來一去。迎面相逢。男子目不轉睛。向前直視而去。要算報了萬分之一的仇。你道美人如何。豈知也是直視目標。一直綫的去了。竟出於意料之外。然而我的發怒。是應當的你爲什麼也生氣呢。莫非因爲我知道你有了丈夫。就不能再戲弄我麼。此後一星期。還天天遇見大家心中冷淡。各當做完全的陌路人。看待後來。就連日不見此車。難道是疾病麼。也不甚關心。想起了反而生氣如此。又過了二星期。

一日在署中閒談。一個同僚談及署長有個寡嫂。家中有一子一女。那女兒年已及時。有人替他做媒。他自己總不肯細細把他調查。方知他從沒遇過相當的人物。不過每天上學之時。途中必遇一人。雖不交談。却已熟識。誓必嫁與此人。始稱佳耦。但是不知姓名住處。那裏去招尋。正在託人打聽。巧恰有一天與母親哥哥。

一。同。游。園。瞥。見。那。男。子。帶。着。夫。人。也。在。那。園。中。游。玩。歸。家。之。後。就。悶。悶。不。樂。於。二。星。期。前。竟。服。毒。而。死。男。子。聽。完。這。一。番。說。話。呵。呀。一。聲。直。跳。起。來。人。家。問。他。他。就。像。啞。子。喫。了。黃。連。一。般。說。不。出。的。苦。別。人。還。只。當。是。神。經。病。呢。

詞。勝。不。如。意。勝。事。奇。不。如。文。奇。是。篇。通。體。白。描。而。意。味。雋。永。傳。神。阿。堵。而。故。實。全。無。洵。文。字。之。空。靈。者。

死後

卓 呆

(一)

却。說。碧。雲。自。從。嫁。了。鄔。子。良。已。有。三。年。了。這。三。年。的。歲。月。把。碧。雲。十。八。九。歲。時。代。的。空。想。漸。漸。的。消。滅。了。到。了。現。在。他。腦。中。幾。乎。一。絲。微。影。也。沒。有。然。而。碧。雲。並。不。是。目。下。的。境。况。已。經。滿。足。不。過。是。三。年。之。間。一。千。餘。日。的。經。驗。使。他。不。得。不。安。安。守。着。現。在。的。狀。態。罷。了。

想。到。碧。雲。十。八。歲。時。在。女。子。中。學。第。一。名。卒。業。他。的。容。貌。和。學。力。是。開。校。以。來。從。

沒有第二人可以及得他的。校長先生因爲親手造成了一個女才子。自以爲是教育家的名譽。逢人便稱道不置。

碧雲在校內。雖得師長之榮譽。同學之羨望。他家庭的境遇。却非常悲慘。他的父親。是第二個荷鋤而飲的劉伶。全身中了酒毒。已得半身不遂之症。然而仍舊朝朝暮暮的喝酒。心中略有不快。便把酒來痛飲。引杯拔劍。歌哭無端。還要說名教中自有樂地呢。有時使酒罵座。更要拿妻女來出氣。嚇得一家人逃避不及。碧雲卒業之後。不多幾天。這半瘋半狂的父親就死了。父親死後。所遺下的別無長物。只有那許多的債和醉後作的幾本詩稿。

碧雲之母。當這詩稿如同一件紀念品。珍重的藏好。丈夫一死。就把碧雲和十五歲的兒子怡哥二人將來的處置來煩亂心思。了一個寡婦。到底不能養活一家。人口。想把碧雲去做女教員。無奈碧雲又不願做這勾當。後來又有人說起了做女新聞記者。碧雲倒很願意。適在某報募集記者之時。便去應了考試。然而母親

又很不贊成。什麼意思呢。因為那時恰有一個女新聞記者和男新聞記者。做出不堪的事來。自己反做了報紙的材料。所以笑罵這項職業的人很多。於是東也不就。西也不成就。攔得日子不少。仍舊不能得一個女子適當的職業。

碧雲的同窗。也有做了外交官的夫人。到外國去的。也有嫁了少年政治家的。報紙上登着「學校出身之夫人」稱讚得非常。或有嫁軍人的。或有嫁學士的。各自盡那婦人的本分。然而也有做外國人二夫人的。也有做妓女的。也有偷人東西的。碧雲耳中。每聽得一件這種不堪的事。就深懼自己之運命。想到現在的境遇。將來的結果。夜間睡也睡不着了。

碧雲在校之時。各科學中以作文為最佳。國文教習常把他的文章。拿到各班裏去傳觀的。還說是後生可畏。所以碧雲與文學最近。自己也很用心。研攻文學。他又喜讀當時著作家之出版物。讀得幾乎把上課都忘却。終日和文學的書冊親近。卒業之時。自己實希望成一個女著作家。至少也要做幾篇文章。投稿到各種

文學雜誌上去登載出來。這小小的胸中。只是這種思想在裏頭亂躍。這時代的碧雲。腦中只記得當時幾個大著作家的姓名。並且還有私心崇拜的人咧。

然而十八歲的碧雲。若要做一個社會上的女子。或做文學家。還太幼稚。總要再進程度高些的學校纔好。若不然。或是從一位博學的先生。或是往來於圖書館。自己獨學。修養些實力。纔有希望。那知正在打算。父親爲酒喪命。母親一人背負重債。於是碧雲自己的嗜好。因此打斷。并且那生活的問題。漸漸逼來了。

(二)

生活的問題。就蹂躪了碧雲的希望。因着家庭的困難。所以不管他自己。願不願。把碧雲做了鄔子良之妻。當初鄔氏求婚之時。母親就對碧雲說。一個人真全靠運命。福氣從那裏降來。是不曉得的。碧雲你真幸福不小。也是你平日心地好的緣故。母親常把這幾句話來反來覆去。從母親現在立的地位看來。鄔氏的求婚。果真是幸運。況且自己的女兒。容色過人。也並沒配不上之處。所以立刻就要應

尤。他。也。想。不。到。碧。雲。自。身。反。不。願。意。的。

講。到。鄔。氏。本。來。是。家。富。豪。家。居。帶。都。公。園。之。旁。子。良。乃。法。科。大。學。出。身。現。在。度。支。部。占。一。椅。位。卽。以。月。俸。而。論。已。是。覈。尋。常。以。上。之。生。活。財。產。亦。甚。豐。富。子。良。年。二。十。七。尚。未。娶。過。妻。室。性。情。又。極。爲。古。樸。所。以。母。親。以。爲。這。種。親。事。再。不。當。他。良。緣。祖。宗。將。哭。於。地。下。了。

此。時。碧。雲。心。中。很。想。獨。立。生。活。訂。婚。一。事。意。欲。緩。些。碧。雲。若。把。意。見。從。自。己。口。中。吐。出。或。者。有。些。希。望。然。而。碧。雲。現。在。處。的。地。位。無。論。怎。樣。惟。有。屈。服。母。親。意。見。的。一。法。所。以。只。得。把。苦。楚。咽。下。去。他。本。想。在。文。壇。上。開。一。朵。女。著。作。家。的。花。他。本。想。靠。着。自。己。的。臂。腕。獨。立。生。活。他。本。想。向。目。的。地。驀。然。突。進。與。同。方。向。捷。馳。的。多。數。男。女。爭。一。勝。負。他。本。想。把。自。由。的。思。想。形。諸。筆。墨。散。布。於。廣。大。的。世。界。上。所。有。種。種。念。頭。此。時。都。挫。折。完。了。

碧。雲。既。做。了。子。良。之。妻。三。年。之。間。所。嘗。的。經。驗。可。以。無。意。味。三。字。了。之。不。過。照。人。

家。一。般。盡。做。妻。的。義。務。罷。了。春。去。秋。來。毫。無。變。化。平。平。凡。凡。的。送。這。空。閑。日。子。處。女。時。代。之。希。望。與。空。想。都。被。良。人。子。良。一。個。人。破。壞。了。所。剩。的。只。有。乾。燥。乏。味。的。家。庭。有。名。無。實。的。夫。婦。從。碧。雲。看。來。也。不。過。是。必。然。之。結。果。毫。不。奇。怪。這。種。全。無。愛。情。的。結。婚。在。現。在。生。活。上。也。並。不。生。出。什。麼。不。滿。足。的。地。方。來。

但是碧雲心底裏總有一點兒悲傷。這一點兒無論如何不能融解的了。碧雲雖有時欲忘却這痛苦。常常想恢復以前的氣分。也有一個人獨語的時候。說爲何那時我竟聽了母親的話。若是把自己的力量試起來。決計沒有不成事的。如此看來。到底我的決斷力不彀。碧雲的回想。不多幾時也消滅了。仍舊照現在的樣子。服從運命咧。

(三)

今天子良從衙門裏回來。一面換衣服。一面向碧雲道。到底是正伏了。熱得很。碧雲道。今天連風也沒有一點說罷。取了一柄扇子。向子良打扇。子良續着道。家中

倒還涼些。衙門裏的炎威實在難受。二人說話之時。衣服已換畢。子良身材靈小。顏色頗黑。樣子很是強健。風采雖沒有什麼特徵。倒還可以。他的性格最喜與人辨駁。不脫法學士的本相。雖是極小的事。他也要把這道理講得津津有味。他出去若不坐人力車坐了電車。便說是時間的經濟。皮靴的節省。若是步行。又說是節省金錢。運動身體。因此同僚之中。都稱他吝嗇。漢然而吝嗇。漢豈獨子良一人。不過他是財產家中吝嗇最著的人罷了。

還有一層。子良是個嫉妬家。況且他年雖三十。除碧雲以外。從沒和別的婦人。有過特別交涉的。總之子良是個性質堅韌的男子。祖上傳下的財產。貴重的守着。現在的椅子牢牢坐住。不能使他稍有不安穩的。

子良換好便服。對着廣大的庭園。坐在一只籐椅子上。剛纔坐下去。見椅子上有一冊新刻的小本小說。他拏在手中。兩隻小眼。作成了三角形。回頭向碧雲道。碧雲。你又把這樣的東西看麼。不行不行。你爲何不聽我的說話。此時子良的聲音。

頗銳碧雲道。偶然看看想也不妨事的。子良道。不行。你說。偶然看看。你決不肯。偶然看的一家的主婦。怎能看着小說。過日子。說罷。把書拋開。碧雲默然不語。向庭中望着。

子良這人。最易生氣。雖不致勃然大怒。提起了一句。便似膠漆一般。粘得撇也撇不開了。總之。要把主人的威光。良人的權勢。向弱妻一面。擴張。纔算稱心。所以碧雲的行動。有一點兒不合他的意。他宛如受了侮辱。發怒起來。於是嘮嘮叨叨說個不了。

他最恨碧雲看小說。他見了小說和小說家。視同仇敵。初結婚之時。見碧雲酷嗜小說。讀得眼都發紅。他就非常不快。禁止他看小說。就在此時。然而碧雲乘着良人不在之時。仍常常偷看的。子良愈鬧。碧雲愈想看。每天報上載着的新刻廣告。無有不去買來的。每月的文學雜誌。他把報上的目錄看了。就命婢女去買來看。咧。今天碧雲也是趁着良人不在。把平日最崇拜。最愛慕的。孤帆氏新著的小說。

「水渦」看了一遍。

這著作家孤帆。在碧雲未畢業之前。文壇上已稍有名聲。此後二三年間。大大惹動批評界的眼光。現在已成一大名家。孤帆的著作。皆離着實際。描寫空想。他的憑空想像。實是一種超脫微妙的夢幻。他的空想。銳進而自由。宛如惡魔之手。能於空中挽回暴風疾雨。若社會。若人類。若道德。若法律。皆可吹至世界以外。其筆墨之奇特如此。孤帆氏著作之放異彩。就在這一點。

子良於當時文學界。雖無何等深的智識。然而最忌孤帆之名。見碧雲把他的著作讀得愛不釋手。便怒從心上起。即道。你若要看小說。可看的小說很多。偏偏要看這不道德的小說。究竟是什麼意思。碧雲道。難道你已看過這小說了麼。子良道。我做什麼去看這種卑劣的書。碧雲道。既沒看過。怎曉得是不道德的卑劣小說呢。子良道。不看也明白了。別說是看。聽見了這作者的名字。已經要使人毛髮俱豎了。流毒社會。誘惑婦女。欺侮青年。實是個惡魔。你不曉得外間的批評。文界

的風聞。不知道文學的眞價。茫然的崇拜這著作家。那一個批評家肯說孤帆的著作是普通常識的著作。碧雲道。你也看那文學的批評的麼。子良道。我不看。碧雲道。看也不看。倒樣樣都曉得的。

碧雲正要再說。子良接着道。自然曉得的。何必看什麼內容。總而言之。從今天起。不許看小說。有功夫。還是溫習溫習家政學。碧雲冷然的道。這也使得。但是叫我。把什麼東西來娛樂。子良道。造成圓滿的家庭。就是你的娛樂。碧雲道。這是爲誰。爲我自己麼。子良道。是的。也是爲我。碧雲道。爲着你麼。子良道。自然是。這就是。做妻的義務。

碧雲此時也不答應。倚在柱上。向着天空的暮色眺望。子良還獨自一人在那裏說個不休。到了晚飯之時。夫婦二人。依然平平和和的執着筷子。與平常日子毫無兩樣。

碧雲之母自從碧雲嫁至鄔家之後就得了鄔家的照料他起初很不願女婿供給還想自己撐住門戶弄了兩個多月仍舊叨了女婿的光。

鄔氏有房屋五六所在日暮村其中有一所小結構的就令他母子二人搬了進去怡哥也進了私立的商業學校了母親爲人忠實而好動在日暮村替鄔氏代管其餘五所房屋的租借子良見岳母恰能勝任就一切都託付了他他自己以爲這是應當之事何必再要白住女婿的房屋呢把這話來常對碧雲說。

碧雲見母親如此心中倒反不快以爲若母家境况豐裕本來也不必使母弟二人叨着夫家的光然而碧雲若把此話向母親說了母親就要說你福氣大嫁到了鄔家我們母子二人也安樂度日子良人又親切所以我們能穀寄居在此地的還可以說不知足的話麼。

近來碧雲已有半個月未見母親了母親也是家務忙了一點久不到鄔家了怡哥從學校裏歸家會到過鄔家這也是一星期前的話所以此刻碧雲很憶念母

親。恰巧爲着小說的事與子良小衝突的明天。就到日暮村去了。

碧雲到了日暮村。將至母家門前。恰見隔壁的一所空屋。那怡哥寫的一張召租已扯去了。看看門內。好像已有人住着的樣子。碧雲就在門口立了一立。瞥見門上貼着一張小小紙條。上書「孤帆寄廬。」

碧雲就想起了著小說的孤帆。昨天爲了這名字。和丈夫鬧了一回意見。一壁想。一壁踏進母家的門去。母親仍舊身體很健。天氣雖熱。作事毫不減少。顏色比丈夫在時。更加美麗些。白髮也少了些。所以反見得年輕了。

碧雲就笑盈盈的道。母親健得很。我看了也羨慕的。母親聽了。碧雲之話。反要想。到女兒體質。還不如我。未免有些憂愁。然而想想碧雲永年沒有病痛。也就放心了。

講了一回。又講到鄔氏照料的一層了。碧雲忽然觸及。便問母親道。隔壁不是搬了人家進來了麼。母親道。恰巧有人租了。一星期前搬來的。和從前的租戶不同。

沒有小孩子。一個主人再有一婢一僕。所以很安靜的。碧雲道：沒有夫人的麼？母親道：還沒娶妻。家務都是婢女主持的。舒服得很。就是男僕也很有趣味的。碧雲道：他門口寫着別號孤帆。是個何等樣人？母親道：不錯。我正要和你講。你到了。反忘却咧。怡哥說姊姊喜歡小說。隔壁的先生一定曉得的。他的小說近來銷路很廣。你知道麼？

碧雲胸中亂跳。說道：就是小說家的孤帆先生麼？母親見了女兒面色驚惶。自己倒也有些奇異。便道：你認得他麼？碧雲道：人是並不認得。然而小說家的孤帆先生。是目下大名鼎鼎。文學界上數一數二的人物。這樣的大名家。何必是我。那個不曉得呢？

碧雲一口氣的說完了。母親道：難道如此麼？這樣有名的人麼？但是他家主人年紀很輕。尚不滿三十。起初我見着那個僕人。反當他是主人咧。我竟不曉得是個大名家說罷。臉上還有些不明白的樣子。碧雲道：小說家中的孤帆。是只有一人。

必定是孤帆先生了。年紀恐怕是三十一歲光景。雜誌上載着的。難道還沒娶妻麼。不曉得。究竟是不是他。

母親道。恰哥向他借着一本出版的著作在此說罷。就去取了一本小說來。碧雲一看。便道。是了。是了。是孤帆先生了。碧雲拏了這書。親親熱熱的看。此書就是昨夜子良拋在籐椅子上的新刻小說「水渦」。以水之變幻爲材料。碧雲想到子良說這是不道德的小說。一頁也沒有看過。就默然停了一回。

後來碧雲再把孤帆的種種事情來問母親。母親就把他搬來以後。耳所聞目所見的事。一一的細講。把碧雲的好奇心。弄得滿滿足足。母親的聲音。到了碧雲耳中。如歌曲一般。孤帆每天睡到十點鐘起身。就書聲朗朗的讀書。庭中擺了一張桌子。在松樹下看書寫字。養鴿栽花。停了一刻。書齋中琴聲歌聲。颯颯移人。夜間到更深時。還見有燈光射出窗外。人的出入也很多。有時也有出去飲酒的。昨天忽然不聽得主人的聲音。問問他婢女。說主人常常有幾天不回來的。獨身生活。

到底是便利。究竟是個三十歲左右的人也難怪他。

母親又道。我們的子良。又是正直。又是守規矩。不像財產家。又不像少年人。母女二人談了半天。見天色將晚。母親便勸碧雲趁子良未歸之時回去。碧雲心中也並不想回去。覺得非常疲倦。急急雇了人力車回家。在路上只是亂想。把十八九歲時代的希望。又回想起來。現在的境遇。全然忘却。人力車到了門口。推門進去。自己方始想到我是本家的主婦子良之妻。心頭忽如冷水澆來。此時子良已先回家。見碧雲歸家過遲。依然嘮嘮叨叨說了半天。碧雲便順着他。溫存了半晌。纔算了事。

(五)

後來又經了一星期。這幾天碧雲把箱底裏一疊舊草稿拏將出來。此乃碧雲十七八歲時候做的文章。自從嫁到鄔家以來。從未拏出來看過。現在讀讀。碧雲微微笑着。追懷當時。宛如夢中一般。

近來碧雲把家事都託付婢女。自己伏案執筆。不知寫些什麼。寫完了復讀一遍。便茫然眺着庭中。等到良人將要回來。就把草稿納入箱中。一副疲勞的臉出來迎接良人。碧雲素來寡言笑。近來更覺沈默。子良從衙門裏回來。仍舊是無裏說出有來。去難這碧雲。

有一天日暮村的母親來了。碧雲一心要打聽孤帆的消息。那知母親全然忘却。連孤字也不提一個。只是把怡哥的事來反來覆去說道。總要你和子良商量纔好。我只待子良說怎樣。我就照着做去。母親口中只是子良子良。碧雲心中煩厭得很。只得打斷話頭。問道。母親。那隔壁的先生回來了麼。

母親道。昨天回來的。真是有趣。晚上出去散散步。就會七八天不回來的。你道他那裏去。竟坐了火車去訪朋友的那婢僕二人。我也佩服。一些也不着急。照常在家做事。碧雲道。這種自由的生活。真有趣味。母親道。然而主人的身價也沒有了。到底主人是僕人。僕人是主人。一些也分不清楚。好得每月房錢不少半文。否則

我要叫他們遷居咧。碧雲道：今天先生在家做些什麼？母親道：叫我那裏知道？碧雲道：就在隔壁。那有不知道的道理？母親道：隔壁的事，我從何知道起呢？

母親覺得有些煩厭了。碧雲道：他在庭中做事，不是籬笆中瞧得見麼？今天仍在松樹下寫字麼？母親搖頭。碧雲道：如此今天在家麼？母親道：不曉得怎樣。早晨也沒聲息，恐怕旅行疲倦了。在家躺着休息咧。碧雲道：有琴聲麼？母親道：今天很靜。什麼事？你只管向我盤問。難道有什麼事要問他麼？碧雲忽被母親突然質問，覺得只管打聽他，實在有些難爲情。

在母親一面，倒並不覺什麼。因爲母親早曉得女兒未嫁之時，熱心文學，曾想把文學來做事業的，所以以爲碧雲或者對於斯道有什麼質問也論不定。因此問的。然而現在碧雲胸中，並不想把文章小說等疑義去請問孤帆，也不想接近大名家的譽欵。不過憶着孤帆的人，就要談着他一個人，只是空想覺得樂極。等到母親問及有什麼事請教他，碧雲胸中更是跳個不住。

母親談到了薄暮就回去了。這一夜良人歸來很遲。因為赴宴會去了。碧雲獨自一人守着深夜覺得心中很快樂。自己也說不出這原因來。若是這種快樂能繼續下去。自然不消說是幸福了。碧雲結婚之前。結婚之後。這種快樂竟沒嘗過一回。所以自己也有些奇怪。

將到十二點鐘。子良大醉而歸。他平常雖喜苦弄碧雲。到了喝醉之時。反不來和人胡纏。獨自把那不入調的歌來亂唱。還要講某人喫花酒。某人叫局。他的意思是表自己不插足入妓界的。碧雲聽了良人品行端正。也不見得快活。就是他身入妓館。也不在他心上。反有些恨着子良思想卑鄙。因為子良的不愛嫖。原因實在怕出錢。然而這也不能惹動碧雲的注意。不過碧雲心中的一片趣向。忽被子良破壞了。總之這一星期以來。見了子良的面貌。就覺得非常討厭。什麼緣故。碧雲也不明白。

母親來過之後。隔了一天。碧雲把母親所託做之物做成了。即送到母親家中。母親欣喜得很。以爲女兒替他做成了。全是靠子良的福庇。說你待得子良好。所以子良肯許你替我做。不料我老了。倒能享這老福。你父親何等不幸。再多活五六歲。豈不好呢。

碧雲聽了母親的話。雖不嫌惡。然而一聲聲的。子良。子良。實足以使碧雲心中不快。若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做成了自己心中何等榮耀。同一孝敬母親。既是自己才藝上生出來的。錢和現在的情形。就絕然不同。此刻做了他人之妻。覺此身已成廢物。愈想愈恨。就不願與母親續談這種事了。

說道。母親。我們別談這些事了。母親託我的東西。我做好了。義務已完。可以換些別的話談談了。母親道。我也講不出什麼別的話。還是你講些給我聽聽罷。碧雲道。叫我那裏有。我每天把同一的事情來。反來覆去。一些變化也沒有。我的生活。可稱簡單了。

母親臉上驚嚇異常。向碧雲看着道。做大人家的夫人。自然有些苦勞的。這便是夫人的價值。碧雲道。這種話。說他做甚。夫人的價值。不價值。我也不去管他。母親怒道。你怎麼還是如此孩子氣。二人暫時無話。

母親只想着自己近旁之事。女兒只想着空中之雲霧。忽然怡哥歸來。怡哥面貌頗似其姊。年雖十八。看來似覺長大些。沒有了父親。自然萬事多些經驗。人便老成了。碧雲便啟口道。怡哥。這幾天怎麼不到我家來。學校裏功課忙麼。怡哥道。每天到圖書館的。所以不能來了。姊姊身體可好。碧雲道。多謝。天氣很熱。你倒還如此用功。

二人談起來。就談到孤帆著的「水渦」上來了。母親聽了他們的批評。倒有大一半不懂。不過看着姊弟二人談得很親熱。倒也快活。怡哥道。那「水渦」一書。據說還不是那先生的傑作。去年禁止發行的一冊「微笑」。纔算得是傑作咧。碧雲把孤帆的著作。幾乎讀完了。惟有「微笑」一書。却未讀過。很想看他一看。

遍問書肆。一冊都買不到。這本書。文壇上的批評很高。碧雲頗想一看。若是孤帆自己尚有藏着。欲向他一借。今天來的目的。就爲此事。把這話向怡哥說了。怡哥便道。待我到隔壁去問問先生來。碧雲道。如此。你說我很愛讀先生的小說。若此書尚有留着。務必借我一讀。

於是怡哥向隔壁去了。不多一刻。就把一冊「微笑」借來了。說道。姊姊。有的有的。只留着這一冊了。先生說。這小說不是你們看的。我說我家姊姊很愛讀先生的書。他說。那麼你拿去。於是又打聽了你幾句。碧雲道。打聽我什麼。怡哥道。什麼學校。出身。名叫什麼。是誰的夫人。

碧雲默然不語。把「微笑」的封面看了一眼。就揭開來讀了。此時只聽得隔壁庭中有談話之聲。碧雲就回頭過去。又聽得隔壁庭中道。此地怎樣。另外一個人道。也好。不過蚊蟲太多。移到松樹上去罷。這是僕人把一個乘涼用的睡網。繫在松樹和梧桐樹上。

碧雲立起身來。走到簷前。向着籬中看去。隱隱見二個人。都穿着白色衣服。碧雲便低聲問怡哥道。那個是先生呢。怡哥也走至簷前。引領一望。低聲道。東面的是先生。碧雲走近籬邊。也僅見一個人形。容貌如何。風采如何。都不分明。碧雲就想起雜誌上孤帆的照片來。孤帆在睡網之中。寂靜無聲。或者是注視太空。默然深思。碧雲也看不見什麼。不過看見睡網時時搖動罷了。

(七)

讀過「微笑」之後。碧雲已非昔日之碧雲矣。碧雲已非子良之妻矣。已非保持夫人之態度而朝夕呼吸幽鬱之空氣者矣。已非平日冷淡之容顏而茫然眺望庭中者矣。碧雲胸中有無限的新希望矣。猶如大夢初醒。較之年前之學生時代。氣象更覺活潑了。然而碧雲仍舊是鄔子良之妻。毫無變動。子良亦仍愛其妻。其愛妻之心。亦自成一派。每於晚餐之時。把同僚的歹處來講。講。算是惟一的愛妻之道。就是碧雲不笑。他自己也要笑笑的。子良對於碧雲的

情與前無異。但是碧雲心的變化已跳到遠距離去了。這些事子良也很留心着他留心的時候。臉上就現不快之色。碧雲見良人顏色愈不快。他自己也就愈不像做妻的樣子了。

碧雲還「微笑」一書。又到日暮村去。這一天母親不在家。親戚人家去了。只有怡哥一人在家。碧雲便向怡哥道。今天我特來還「微笑」的。請你謝謝先生。這一點兒東西也望你送給先生說罷。把一冊小說和一簍水蜜桃遞與怡哥。怡哥就送到隔壁去。回來就說先生不在家。向他婢女說的了。怡哥說完便入書房中去溫習他的代數。

碧雲再過去問道。先生出去了麼。怡哥道。是的說罷。就是 X 等於 $3A$ 加 $2B$ 的大用起腦力來。碧雲道。母親還不回來麼。怡哥道。還不回來咧。碧雲道。可笑你見姊姊來了。一些應酬也沒有冷待我麼。怡哥道。我暫時失陪。快完結了。碧雲道。什麼東西代數麼。怡哥道。是的。碧雲道。這種東西去弄他做甚。你喜歡數學麼。怡哥

道。很有趣的。碧雲道。文學不喜歡麼。

怡哥道。並不是不喜歡。不過文學怎能靠他生活呢。碧雲笑道。你看隔壁的先生。不是很舒服的麼。生活的問題。文學家的眼中。是沒有的。怡哥道。我是要把商業立身。所以文學不在眼中。今天的怡哥。與姊姊全無客氣。碧雲道。這也可以。不過和我大反對了。

說罷。笑了一陣。往庭中去了。從籬中看看隔壁庭中。人影全無。原來這兩所房屋。僅隔一籬。後面井戶公用。可以從廚房內走得通的。所以此刻璧雲走到井戶旁邊。望望他家廚房內。也不見人。再走到他廚房門口。又步了回來。打算再到自己庭中。忽然那廚房內現出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來。腦袋很大。碧雲大驚。逃回自己庭中來了。心中暗想。這一定是僕人了。如同大失望的一般。

後來怡哥溫習已畢。收拾好了。就和姊姊來談天。談到了「微笑」。碧雲便大膽的說道。我真可惜。怡哥道。可惜什麼。碧雲道。我正在懊悔。爲何不把文學來立身。

怡哥聽了這話。覺得奇怪。便道。現在也沒有不可以的。碧雲道。難了難了。十八九歲的時候。若熱心研究着。到了今天。或者能有些效驗。現在是不行了。怡哥道。現在姊姊也不過二十一歲。年紀又不大。

碧雲道。然而做了人家的妻。是文學無望了。無論什麼事。都無望了。我畢業之後。就想成個著作家。都是母親做了主張。把我嫁到鄔家去了。我的希望。我的素志。就在那時消滅的。可惜可惜。爲何我那時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做去呢。現在悔之晚矣。怡哥。你自己打定的主意。無論旁人說長話短話。總別變動。將來要懊悔的。我就是前車之鑒。一個人做事。總要慎重在前。

碧雲把這種話來告訴怡哥。並不是要怡哥曉得自己心中的悲傷。替他表同情。但是碧雲向着別人。從沒有把自己的不平大膽的說過。併且沒有這機會。今天在這可靠的愛弟面前。正正直直說明了。反覺得心中很是爽快。怡哥聽了。也很明白碧雲的心事。但是總以爲這幾句話。不是姊姊處今日的地位上所應當說。

的。然。而。姊。姊。究。竟。爲。着。什。麼。事。情。要。發。洩。這。不。平。也。猜。不。出。大。概。想。是。多。看。了。小。說。神。經。激。刺。所。致。

母親只管不回來。看看夕陽西下。碧雲就要回家。怡哥送至門外。二人且語且行。已至孤帆門口。此時恰巧孤帆從外面歸來。在門前不期而遇。孤帆乃散步回來。見了怡哥。卽忙招呼。怡哥向碧雲低聲道。這位就是孤帆先生。碧雲正注意看時。怡哥便向孤帆道。先生這就是家姊。是大著的愛讀者。孤帆道。原來如此。

碧雲意欲道謝。不料孤帆已推門而入。此時的碧雲。全身血液。忽然一冷。立刻又發熱了。片晌無言。一種奇怪的感覺。使他暫時立住。兩目眼花。撩亂。怡哥只管走過去。替他雇了一輛人力車。碧雲坐了回去。連臨行時怡哥的話。也沒聽得。

(八)

碧雲坐在車中。只是亂想。耳中鬚髻還聽得「先生這就是家姊」「原來如此」。碧雲想他一語未了。人已推門而進去了。細味他的心。雖不覺恨。也有些恨。想了

幾遍。悲上心來。就暗然下淚。

碧雲一壁拭淚。一壁暗道。我已不是他人之妻了。碧雲雖是自己安慰。這胸中的不安。仍舊不能消滅。回到家中。就上牀去睡。渾身發熱。心頭亂跳。精神不能鎮靜。子良歸來。安慰了一刻。碧雲反覺討厭。只得忍著。這一夜搬到一間極靜的房中。獨自安睡。

那碧雲自從讀過「微笑」以後。精神上變化頗多。到了現在。是第二次大變動了。他胸中都被新希望充滿着。此刻碧雲臥病三日。子良也很心焦。然而夫人的病因不明。心中未免有些奇怪。晚餐時一個人獨吃。把不快的氣。向婢僕們亂發。第四日碧雲起床了。顏色蒼白。到了明天。容態更覺不佳。碧雲仍自勉強起牀。有一夜。子良向碧雲道。你既有病。須請醫生診治。纔是道理。碧雲道。現在已舒服了。子良道。然而你顏色很不佳。決不是康健的樣子。碧雲道。不過運動不足罷了。子良道。那麼。還是運動運動。清早公園裏也去走走。碧雲道。不錯。這種事或者有

益身體的。碧雲正要再說下去。忽然一陣頭痛。兩手捧住額上。俯在桌上。自己也不曉得怎樣纔好。

(九)

這一星期內。碧雲每日到日暮村去。探望母親。清晨涼氣未退之時。運動身體。吸些新鮮空氣。好得路又不遠。可以算得是適當的運動了。

到了母家。碧雲就伏在怡哥的書桌上。有時讀。有時寫。鬚髮仍是三年前的光景。母親見了。也說你依然是個孩子。他聽了心中更喜。母親起初見他每日來此。知是爲着運動身體。然而到了夕陽西下纔肯回去。豈不使子良生氣。後來曉得已得了子良的許可。也就不着急了。

碧雲在母家。每天總要講起隔壁的事。孤帆長。孤帆短。總要反覆幾遍。并且在庭中。在籬邊。偷看孤帆聽着他的讀書聲。琴聲。便恍恍惚惚。靠在桌上。執着一支筆。在亂紙上。只管把孤帆二字來寫個不休。

如此二星期後。碧雲在母家每天的著作已達一百頁了。後來再續了三日。共有一百五十頁。堆在桌上。已很高。碧雲視之而微笑。獨語道。若是解放了自己。就可以在自由的空氣裏尋樂。爲何要把我束縛呢。我總不能不成個自由的身體。這一天。午後四時。碧雲把編成的一本稿子。用色線裝訂。再把包袱包好。這時候碧雲顏色很佳。就辭別母親而去。

臨行向母親說道。母親。我在此把一件大事做成了。明天不來咧。請母親到我家來談談罷。母親道。你多來幾次。也不打緊。不過恐怕子良見怪。碧雲道。這種事不去管他。從此我要成自由的身體了。母親道。自由便怎樣。碧雲道。可以解放了。母親道。什麼解放。碧雲道。將來包你曉得。我去了。

碧雲去後。母親一個人獨語道。近來幾天。見他很有些奇怪。不知什麼事。母親很覺着急。碧雲每天到日暮。村子良也很知道。然而爲着運動身體。也未便去止住他。心裏總有些不快的。再一想他過了幾天。必定終止的。所以也不提。半個月之

死 後
後果然停了。

有一夜。子良問道。這幾天日暮村不去了麼。碧雲道。現在身體已復原。無需運動了。子良道。好極好極。有了病。再到日暮村去。不出藥錢。可以療病。倒也。上算。後來怡哥來了。於是夫婦二人同着怡哥。一起出去散步。街上夜市。頗形熱鬧。碧雲的美麗容姿。在路上就走。人家見了。無有不回頭過來看的。子良也很得意。走過一家茶食鋪時。碧雲就想買些茶食送與母親。於是姊弟二人。一同進店購買。子良一人。先走幾步。歇了一回。以爲碧雲快來了。回頭看時。尙不見來。只得再走幾步。瞥見當面走來一個男子。服裝頗瀟灑。風采亦能動人。子良一看。覺很像同僚中的友人秦君。所以回轉頭來再向他細看。

此時碧雲怡哥也走將過來。這男子和碧雲深深一禮。三人同時立定。閒談片刻。子良覺得事出意外。正要注意細看。他們已散開了。去後。碧雲還回頭看了一看。就和怡哥且行且語。子良立在街心。只管把眼睛三角形的看着。碧雲走近子良。

身旁。子良仍默然不語。三個人走了五六間門面。子良方始啓口道。此人是誰。碧雲道。這是有名的孤帆先生。

碧雲說時。子良顏色大變。子良道。什麼人。孤帆是誰。碧雲道。你已不記得麼。就是那小說家孤帆先生。子良道。原來你最喜的小說家孤帆。就是他麼。你怎麼認得他的。碧雲道。就住在怡哥隔壁。子良向怡哥道。就住在你家隔壁麼。怡哥道。不錯。是新搬來的。問答畢後。子良就此噤口。急急歸家。他顏色已成青白了。

(十)

四五日之後。碧雲攜着那個草稿的包。又到日暮村去了。不料剛到孤帆門口。瞥見門上已貼着召租。這明明是怡哥的筆跡。碧雲不覺大吃一驚。心頭亂跳。車子已到母家門口。碧雲下得車來。也沒有踏進母家的勇氣。及問了母親。纔知道孤帆是昨日搬去的。碧雲聽了。幾乎哭將出來。再問他搬到那裏。母親道。他把婢僕二人。一齊歇去。說道獨自旅行去了。碧雲此時就把攜來的包。拋在桌上。自

己走到簷前。流下淚來。這垂淚的眼睛。直向隔壁庭中望着。一陣心酸。覺得四邊黑暗。宛如氣絕一般。一手倚在柱上。惟見那繫睡網的一松一桐。樹枝微動。於是適值怡哥回來。見了碧雲。便道。姊姊。那隔壁的先生。昨天搬去了。碧雲藏住眼淚。答道。可不是麼。碧雲的聲浪。顫動得很利害。怡哥道。那先生託我一件事。咧。說罷。就去取了一個紙包來。說道。姊姊。先生說。這一本書。送給你的。

碧雲兩手亂抖。接紙包在手。眼睛方始睜開。見用舊的外國報紙包着。外面繫着色線。便問怡哥道。他還有什麼話。怡哥道。並無別的話。碧雲道。先生究竟搬到那裏。你一些也不知道麼。怡哥道。什麼地方。不知道。他向母親說。是旅行去的。用人都歇去了。碧雲道。如此。不容易見他了。說罷。把紙包包入自己帶來之包內。後來也就回去了。

(十一)

翌日。碧雲就成病人了。雖說不出什麼病痛。只自要睡。請醫生看時。醫生說是妊

娠。不料果真如此。碧雲連病數日。身體已瘦得異常。子良對於妊娠時之妻。更加殷勤的來討好。

有一天碧雲難得和子良一起吃飯。飯後看看桌上的報紙。碧雲忽然發現一庄奇事。見載一項記事。題曰「文士孤帆氏自殺」。乃孤帆在玄妙山中自殺。原因尙未探明。碧雲兩手亂抖。再看他報。也有同一的電報。碧雲這一驚實在不小。他的頭。就倒到報紙上。子良大驚。急急扶起。婢女扶到牀上。後來碧雲有半個月沒有離枕。每天讀了報上孤帆自殺的詳細記事。在牀上暗泣。

到了明年。碧雲病中產了一男。於是碧雲的身體。日弱一日。產後不多幾天。就一命嗚呼了。子良自從妻子去世以後。自己覺得鬚髮忽然變成了一個老人了。然而依然在度支部占一個椅位。不娶續弦。一個人過這寂寞不堪的日子。抱着那嬌妻的紀念品的嬰孩。嘆道。這是我的活寶。可憐。碧雲薄命。若遲死了二三年。使小孩子。略能行動。豈不好呢。嘆罷。淚如雨下。

子良把這種悲傷的日子已過了三年。愛兒已滿三歲。見了兒子的可愛。就要想起碧雲。但是子良雖有多數人勸着。仍不續娶。他心中也不想世上還有勝得過碧雲的女子。他的眼中。就是三年之後。還髣髴常見碧雲的形狀的。

有一天。是星期日。恰巧下雨。不能出門遊玩。子良追想了一回亡妻。打算把碧雲的遺物。收拾收拾。檢點檢點。裏面有什麼可以做紀念品的東西。沒有。忽然發現了一只書箱。子良暗想。這件東西。何以一向沒有注意。三年之間。任他丟在書架的下層。

要想開時。却開不動。以為是鎖着。於是取一隻鐵篸來。向內用力插入。倒輕輕的開了。並沒鎖着。把蓋開時。子良好奇心頗發達。到底裏面什麼東西呢。原來是百餘頁的草稿紙。訂成一冊。乃小說的稿本。簿面上題着「半帆」二字。是碧雲的著作。

子良見了。暗想。碧雲。倒能著作小說。心中。又是寶貴。又是欣喜。把小說稿取起來。

下面一個縐紗手巾的長方包，解開一看，乃一冊小說，名曰「微笑」，是孤帆的著作。孤帆二字，子良已幾乎忘却，好不容易再想起來，還記得是碧雲崇拜的著作家。看他死了之後，還把這書貴貴重重的藏着。子良就不能不妬忌起來了。揭開簿面，第一張就是孤帆的肖像。上面寫「愛哉此容」四字。子良認得是碧雲的筆跡。此時子良愈看面色愈變，擊書之手只是發抖。目光向孤帆的肖像，呆射着。

子良正在難過，那三歲的愛兒，憶慈搖搖擺擺的走近身來，見了父親，非常快活，叫一聲爹爹，兩手抱住父親的手。子良於是把注於孤帆寫真的視線，強移到憶慈臉上來。在憶慈臉上看了半晌，再凝視孤帆的肖像。左手抱着憶慈，右手執着「微笑」把愛兒之臉與孤帆之照片互相比看。子良的顏色大變，面上滲出汗來。嘴邊的筋肉都一齊收縮，紫色嘴唇只是亂動。

那無知無識的憶慈，叫了幾聲爹爹，要鉤住父親頭頸。不料父親忽然大喝一聲

道。往。那。邊。去。把。憶。慈。向。左。面。推。開。自。己。精。神。恍。惚。立。起。來。呆。看。着。倒。在。地。上。的。憶。慈。那。一。冊「微。笑」。就。落。到。地。上。了。

祕密室

桌 呆

奇怪的事。就出在我們家族裏頭死去的人。經過數十年。忽然活了。後來又死了。豈不奇怪麼。我家從曾祖載之公以來。家道漸富。人家都稱讚是個大富翁。是個慈善家。併且說一個人做到如此。世界上的事。沒有不能做的了。然而我們家裏沒有一個親切之人。近邊的鄉鄰。也不往來的。踏進我家大門的。一年之中。也沒幾個人。若是他人有要事到我家中。也不講一句旁的說話。幹完了事。便回去了。就是乞丐。也是如此的。他來了。總是給他飯。給他錢。有時還要給他酒菜。也算得好了。不料他拏到了手。便逃去了。我家中婢女也不少。也有同我幼時一起養大的。做事很出力。工資也很多。但是一點沒有親切之心。生在我家。長在我家。工資都是預先付的。個個付到老死。年老了。還另外加養老金咧。他們待我們。竟一

點沒有親切之心。好得我們不希望他們有親切心。我家凡是社會上的公共事業。無有不把巨款來捐助的。雖是這樣用錢。每年還多咧。貯蓄得不少。所以這二三代以內。人家都稱是大富豪了。我家的人都是壽命極長。沒有一個夭折的。但是總是單傳。這六代以內。都不過一個兒子。惟有曾祖載之公。有個長二歲的哥哥。泰德公。除了這一代。都沒有兄弟的。把家譜查起來。那曾伯祖泰德公的誕生。在一百二十年前。最奇怪是沒有死的日子。難道是不知去向了麼。還是生存在世上麼。一代代傳下來。總應該曉得這事情的。怎麼不提起呢。奇怪奇怪。有時我把這曾伯祖的事。問問我父親。那時我父親便把平日沈默苦楚的臉。變得更加憂鬱。停了一刻。他說道。你不知幾時能覈曉得。說了這一句。便絕口不提了。本來我祖父父親二人。都是憂鬱的臉。這憂鬱二字。他們彷彿如飲物一般。不可一日缺少的。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二人發笑。這不獨是我看得出。無論何人都看得出的。但是沒有一個能曉得其中原因。奇怪的事。不但如此。我家書房間壁。有間北

面開窗的大室。從房屋的造法和裝飾看來。定是百年前之物。一夜到天明。都有燈火點着的。弄得旁的房屋裏。都是煤煙。祖父父親二人。常在這室內。外面把門鎖着。旁人一概不得進去。一天總有三次。把牛乳雞汁等物運進室內。怎麼吃法。不能知道。無論何事。都是祖父父親二人經手。所以這祕密不能看破。還有奇怪的。是祖父父親二人。沒有同時出來的。祖父出來。父親留在裏面。父親出來。祖父守着。好像很怕把室中的祕密。被人看破的。這室中的祕密。婢女們也有當着談話的資料亂猜的。說是藏一位美貌的姨太太在內。這我不能信。後來我母親死了。人家都說這室內是寶藏。謠傳一出。有一夜就來了五個強盜。祖父用手槍打死了一人。其餘四人。便急急逃去。我長大了。好奇心更發達。想得精神疲倦。也不能知道。於是心中有些不快。特地遊學他處。學校中放假。回到家中。立刻再出去旅行。遊山涉水。金錢一些也不惜。倒反有些樂處。頗足以慰藉自己。有時想到家中祕密室。以及祖父父親的憂鬱之容。就要打斷我的歡喜了。有一天父親忽

然打一電報來道：「祖父故速歸。」我回到家中。見父親臉上憂鬱之中。還帶着悲傷。祖父平日待我父親很親密。竟像兄弟一般的。這一天晚上。父親喚我到書房裏去。閉了門。下了鎖。我坐定了。父親把兩臂交組在胸前。閉目深思。少停。發出一種低而顫的聲音來。說道你的祖父死了。現在要把可怕的祕密事。告你。從此我二人應當守此祕密。你見過我家家譜沒有。我便點了點頭。父親接着說道。你應該看見的。你曾伯祖泰德公。八十年以來。沒有下落。並非死去。還活着。可惜現在沒有使他活的方法。父親說罷。立起身來。把祕密室開了鎖。引我進去。此時我心中反有些害怕起來。這屋形狀細長而高。像長久沒有修理的樣子。地板上的漆也消滅了。窗上無窗帘。地上無毯子。只有六只重而舊的椅子。圍着一張桌子。旁邊牀上。遮着很重的帳子。父親揭開帳子。見牀上躺着一個老人。竟同蠟人一般。但是有微微的呼吸。兩目閉着。臉上皺紋頗多。若叫不知道的看來。當他假裝睡着也未可知。臉上的下半部。都被那極長的白鬚遮着。我心中便暗暗想道。這是

八十年內我家祕密的原因。這古形不消滅。這祕密一定還要接續下去咧。回到書房中。我低頭不語。父親便把這事詳詳細細講了一遍。正直的父親。我豈有不信他的話呢。他說道。曾祖一代。泰德載之兄弟二人。很和穆。載之先結婚。泰德還沒娶妻。此時二人在一只袋內用錢。親密得一言難盡。我二歲的時候。曾祖母死了。後來曾祖也不續娶。有一天宴客。那第一位客人。是從法蘭西回來的。席上那客人大談起來。他是催眠術大家美嗣墨爾氏之學生。研究得很精。屢次試驗。也沒有失敗的。於是衆人請他試驗。商議了一回。決定把泰德實驗。泰德也很贊成。那客人便施起法來。面向泰德。凝視着泰德。泰德便同睡着一般。那客人便向泰德問話。泰德都能回答。後來客人問道。你一生希望的是什麼。泰德答道。弟弟載之。得最大的幸福。此時正是小春天氣。窗都開着。窗的下部。都是欄干遮着。那客人靠在欄干上。還和已眠的泰德講話。衆人聽了他們的問答。無不捧腹而笑。那客人見衆人稱讚自己。自己便拍手跳躍的狂喜。不料欄干壞了。向外折斷。那靠

在上面的客人。竟直墜至庭中。於是弄出大事來了。衆人立刻趕至庭中。一看已經不及。那客人頸骨折斷。氣息都沒有了。於是醫生來了。檢屍官來了。混亂了一回。再去請泰德。仍舊是昏迷不醒。把種種方法來醒他。那知毫無效力。於是衆人大驚。只得請醫生診治。那泰德竟和睡着一樣。任你怎樣大聲呼喚。總不肯醒。醫生說是癩癩。一味怪這客人。但是客人已死。怪他也無益。千方百計。總不能救。只得把他安安躺在牀上。經了三天。仍舊如此。經了一月。經了一年。一點也沒有變動。恐怕人家有奇怪的疑慮。所以把室門閉了。祕密由家中人保守。憂鬱的原因。就成功了。泰德雖是永久昏睡。却並沒有死。仍舊有呼吸的。不能不飲食。於是想個好方法。把牛乳雞汁等物。注入胃管。方始保住這生命。這是泰德之弟載之一手經理的事。等到兒子長大了。便說破這祕密。二人分任照料。兒子結了婚。新婦漸漸熟悉了家中之事。不免要問起室中之祕密。但是夫妻情分雖厚。這祕密却不容易使他知道的。所以父傳子。子傳孫。把泰德的軀體。彷彿和財產一樣的傳

下來了。我父親說了這一席話。我方始明白。我自然也能守這祕密的。我將來應做何事。目下尚不得知。父親勸我結婚。我說總要待這祕密消滅了。纔好。泰德曾伯祖。今年一百另八歲了。我曾問過父親。何以不想個弄醒的方法。父親說道。原人袁先生死了。怎樣能弄醒呢。這一句話。竟把我大大的刺戟。二年後。我父親也死了。臨死之時。父親方始把這不醒病的主要徵候說出來。父親死後。責任在我。我總想使他蘇醒。我一天除喂他食物之外。專心讀書。我本不喜酒。強喝了酒。讀書。一日。看一冊德國的小雜誌。有催眠術的事載着。我便把他廢寢忘食的讀了。這書上說人工的睡眠。要使他蘇醒。並非難事。只要動作者信仰自己之力。有決不失敗的意志。這力一發。催眠者一定醒的。於是我大喜。我雖沒有泰德的精神。我有自己的全意志力。只要有了此物。定能勝他。使他蘇醒的。我主意打定。便向躺着的老人注視。且大聲呼道。快醒快醒。天明了。忽然他深深的呼吸一回。我不禁狂喜。胸中好像撞鐘一般。我再視再呼。泰德便把兩眼睜開。環視了一周。又閉

着。一。半。睡。了。此。時。我。急。急。至。桌。旁。取。了。一。杯。酒。從。他。口。中。注。入。果。然。酒。能。使。他。活。潑。靠。着。我。一。臂。之。力。使。他。漸。漸。坐。起。他。呆。呆。看。了。我。的。臉。輕。輕。說。道。我。在。什。麼。所。在。你。是。誰。我。便。答。道。我。是。載。之。他。驚。訝。道。載。之。麼。你。決。不。是。我。之。弟。少。停。又。接。着。說。道。懂。了。懂。了。這。是。做。夢。說。罷。閉。着。眼。我。便。使。他。靜。靜。躺。着。再。使。他。喝。酒。說。道。請。喝。請。喝。曾。伯。祖。喝。了。就。舒。服。咧。他。自。言。自。語。道。什。麼。曾。伯。祖。又。道。方。纔。不。是。叫。我。哥。哥。麼。真。是。奇。怪。的。夢。喝。酒。倒。也。用。得。着。他。就。喝。了。一。點。我。把。左。臂。當。枕。使。他。安。安。躺。着。後。來。因。爲。室。內。很。暗。遂。劃。了。火。柴。點。起。洋。燈。來。他。驚。道。這。是。什。麼。把。指。尖。摩。擦。了。怎。麼。發。起。火。來。竟。是。沒。有。見。過。的。事。奇。夢。奇。夢。我。便。告。訴。他。這。是。火。柴。併。且。給。他。看。他。看。了。很。快。活。我。就。把。製。造。法。和。材。料。講。了。一。遍。完。了。又。說。這。很。有。用。處。現。在。不。獨。有。做。火。的。東。西。還。有。做。光。的。瓦。斯。咧。他。半。信。半。疑。的。樣。子。說。道。什。麼。瓦。斯。呢。光。都。可。以。做。的。我。看。他。精。神。還。好。說。道。時。候。甚。早。何。不。換。了。衣。服。到。書。房。裏。去。坐。坐。爽。快。些。他。對。我。看。了。一。看。我。取。了。一。身。衣。服。來。他。便。大。驚。道。現。在。的。人。

穿這種衣服麼。小得如此。穿了成何體統。不像做猴戲麼。我的衣服在那裏。我便到他衣櫥中取衣。拏出來一看。幾乎發笑。大得非常。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大衣。便向老人道。曾伯祖。衣服都被蛀蟲咬破了。別用他罷。他又自言自語道。什麼衣服都被蛀蟲咬破了。真是夢境咧。待我來穿他。便把衣服穿好。自己笑道。怎麼身體和衣服不稱。我瘦得多咧。骸也像枯柴一般了。停了一回。他又道。什麼有這樣的夢。或者我未睡之前。和小孩子們講了些猴戲的話。所以有這種夢了。我一步步扶他進書房。覺得他很是衰弱。請他在搖椅上坐着。點起瓦斯燈來。他看着很有趣。說道我夢若醒了。把夢中的什麼火柴瓦斯燈等的材料。記得清楚。可以實做。我就是個發明家了。說來真是奇怪。那有做夢的人。自己曉得是夢的呢。他說罷。我便立起身來。說道。吩咐他們備晚飯罷。你老人家除了牛乳。也沒吃過旁的東西咧。他驚道。什麼牛乳。這種東西。擺在我眼前。也不懂的。還是拏好吃的東西來罷。我便按了電鈴。進來一個婢女。我吩咐他晚飯搬到此地來。那婢女對着奇怪。

的。老人看了一看，出去了。老人就開口道：「那女子是另外一種夢中之人，我決不看他。我若醒了，一定遇不着他第二次的。」竟愈出愈奇了。此時老人臉上現出一種恐怖疑惑之色。他忽然一手摸着自己很長的白鬚，於是對着衣鏡一照。這一驚非小。大聲道：「入了夢境，竟如此不成說話。我年僅二十八歲，豈有白鬚之理。哈哈。白鬚皺顏，還有枯柴一般的骸，豈不可笑說罷。」放聲大笑。他聽着自己的笑聲，又道：「我的聲音也很奇怪。和白鬚如同一對。」照這樣子。若在醒的時候，至少總有八十歲了。明天早晨醒了，和載之談起夢中的話來，他也要笑我咧。婢女二人進來，一個捧兩杯茶，一個捧一盆茶食。他們二人，便把書房裏的東西，整理了一回。我家的拙荆芳荷夫人，趕進來了。我便說道：「芳荷夫人，請你別去，快把家裏的事講給泰德太公聽罷。」我說罷，再向老人道：「這便是你重孫媳婦。」此時芳荷夫人便恭恭敬敬行一個禮。那少年老人，曲着身體，細看他一回。芳荷夫人道：「我就是服侍你老人家的芳荷夫人。」說罷，笑盈盈的向老人看着。老人便把茶點吃起來。說

道。東西很好吃。但是我的齒牙。怎麼一半缺了。樣樣都是如此。樣樣都沒有了。此時我便插嘴道。東西恐怕不能多喫。你八十四年之間。不過胃管裏灌些液體罷了。他呆着道。什麼液體。什麼八十四年。那有這種奇怪的夢。我既曉得是夢。怎麼不醒呢。他雖是講話。也常常休息。有時輕輕點頭。有時微微發笑。晚飯完了。他有些茫然。呼吸也稍急迫。我便再扶他到秘密室牀上躺着。他竟熟睡了。第二天也身體很弱。我進了些補藥。朝晨婢女們圍做一羣。都是講這奇怪的老人。一個道。怎麼住了個奇怪的客人來。一個道。不是客人。是八十四年前的催眠人。一個道。我不信有這樣好睡的人。一個道。有的有的。我們村上。一個叫做醉金剛阿二的。正月初五喝了財神酒。睡到正月初八咧。不是有三日三夜麼。閑話休提。到了十點鐘。老人醒來。我陪他到書房裏喫朝飯。此時火車恰巧開過。汽笛之聲。火車之聲。驚動了老人。停着筷。側耳細聽。圓着兩眼。驚問我道。什麼什麼。我說沒有什麼。是火車。近邊有鐵路。所以聽得出。我家中離火車站不過一二里。可以去趁的。

他目瞪口呆的道。鐵路火車。我都不懂。旁邊立着的婢女們。見老人如此驚異。未免也有些奇怪。有一個竟看呆了。把手中的飯匙落到地上。方始恍然。朝飯完了。他仍舊坐搖椅上。我把桌上的一張時報。給他看。他先見兩個大字。說道。時報時報。這名字沒有聽過。字體很小。那裏看得出。不錯不錯。我鬚也白了。顏也皺了。牙也落了。骸也細了。目力自然不濟咧。恐怕已成了聾子也論不定。我立刻去取了一個祖父的老光眼鏡來。授與他道。請把這眼鏡來看。他戴了眼鏡。還是搖頭。我就問道。你老人家年輕之時。是近視眼麼。他說道。不錯。是近視眼。我便換一個父親的眼鏡給他道。如此。還是這個好。他戴上了。說道。好好看見了。「宣統二年」宣統二字。倒也奇怪。「專電」日本合併朝鮮。「日本何以與朝鮮合併。宣統是年號麼。何以不用道光六年。我便說道。道光六年。是八十四年前的話。這八十四年內。變遷很多。道光之後。咸豐同治光緒。始至宣統。老人道。朝鮮是我們的屬國。現在日本願和朝鮮合併起來。難道日本也願一起做我們的屬國麼。我便把現在各

國的大勢講了一遍。他道：我竟一點也不知道。專電又是什麼呢？我再把電報的作用講了。他總不能明白。我想和他空講。總是無益。還是使他實驗。於是開了窗。和他二人眺望。此時火車正是穿林而過。我告訴了他。他手忽發抖。大約是見了汽罐車有什麼回想了。總要把實在的事來打破他一切的空想纔好。我正在默想。他忽然呼道：你想着什麼？我道：你記得袁先生麼？他道：記得。記得。他現在何處？他向我施催眠術。大大的失敗。我說道：並不失敗。是成功的。他道：成功的麼？我雖在夢中不能信。我道：你後來只管睡下去。是我弄醒的。他說道：怎麼如此？我道：八十四年間。我話又未了。他大笑起來。我倒反有些躊躇。他把自己的指頭咬了一回。說道：我現在是醒了的麼？你快講來。說罷。向咬的指頭看着。我便把這催眠的話。從頭至尾講了一遍。且道：你看庭中之樹。已成老樹了麼？你身體雖不能自由。年紀却老了。你且看報紙。時候不是經過了麼？世界不是變動了麼？請握我的手。溫熱的血。在裏面行動。決不是夢。他又把道光初年的國事來問我。我一一答了。

他又問道。載之怎樣了。我取出家譜。他讀了一遍。確信不疑。看了一回自己的手足和白鬚。忽然滿身發抖。哭起來了。說道。如此太慘酷了。我便慰勸他道。並不慘酷。我們用了許多手脚。費了許多心思。方能如此。老人答道。曉得曉得。然而醒來已是如此很老。豈不是和活葬在墳內一樣麼。還是不知不覺之間死的好。現在覺得有些疲倦。要躺了。我就說道。請睡罷。到了午刻。一定能把疲倦恢復的。於是我再領他進房躺了。命一個婢女看守。留心老人的飲食物。忽然婢女慌慌張張跑出來道。奇怪奇怪。那老人把火炭擺在盆子裏了。我急急趕入室中。老人正在自言自語。我便告他已經午刻了。他說道。你在此麼。那不是夢了。我是一百十二歲的老人。說罷兩目圓着。全身發抖。我立刻命人去請醫生。一面把老人安妥穩穩躺着。醫生來時。我先告訴他。病人是我曾祖伯。一百十二歲的老人。醫生也很驚異。對我看着。有些疑惑的樣子。我於是請他入室診治。他看了一回。問了許多話。老人一一回答。醫生走出房門。我向他詢問病情。他說道。並非疾病。確是個百

歲以上的老人。生命的力很薄弱了。這是自然之結果。當心一點。或者可以延長二三天。到了第三天。老人更加衰弱。並無痛苦。只是好睡。診診脈部。非常遲鈍。他還自言自語道。這是實在的事。決不是理想說罷。氣就斷了。

火花斧

共 誼

海天茫茫。浪花斗大。沿淤黃河口南岸。迤西百里許。有一大村落。桑柘影中時露出紅牆一角。晨鐘暮鼓。亦作於其中。此何地耶。村之社公廟也。

鶯花二三月。士女十百人。咸薈萃此廟。蓋好事者以祀社公故。召優伶演劇焉。某日。演者奏技臺上。臺之下。觀者聽者坐者立者。老者少者。寂無聲響。羣注心於臺上。突聞有聲。自人叢中出。曰。爾今在此。應之者呼曰。殺人殺。二人之聲。並極悲慘。衆爭起視。見一少年斧一肥漢之首。首裂。更斧其頸。衆大驚。如鳥獸散。少年直躍臺上。向衆跪而泣曰。今日之事。倉卒驚我父老兄弟。死罪。死罪。有識肥漢者。走告其家曰。老二殺矣。老二者肥漢行二。而村之人皆以是呼肥漢。

者也。老二妻某氏。踞牀徐應曰。老二又殺誰耶。老二平日凶暴。所殺非一。殆所謂海濱天子也。某氏聞人言。方疑老二之。又殺人而孰料其竟爲人殺者。

少年與老二從兄弟也。少年之父爲老二從叔。老二少卽橫行鄉里。鄉之人無如彼何。而獨畏其從叔。少年之父偶出讎。數日不返。越七日見於河。已效李太白之騎鯨逝矣。

少年之父。君子人也。嘗面斥老二過失。老二銜之。伺其出讎。俟諸河濱。擠之。少年之父遂溺。少年之母值其故。知老二固無賴。其姑又適爲他村某巨族妻。某巨族家擁貲數百萬。且結納都中權貴。氣燄之熏人。時無與敵。少年之父之死。疇敢爲言。其冤者。少年之母。飲恨而已。

方是時。少年纔三歲。固不知人世閒有無父之痛。及其父溺死之慘。既長。向其母曰。人皆有父。兒父何往乎。母告以故。少年泣不可仰。且齧指出血。迨就塾。稍稍知文義。時欲白父冤。母以年幼與讎。不敢止之。十五歲。自爲狀。以父冤控郡守。郡守

翰之得實果坐老二以斬。

村中聞之咸聚而言曰。寃有頭債有主。或曰。老二不斬。是真無皇法矣。而孰知老
二賄上官更藉其姑之勢力反其獄。竟得脫。老二之橫且與日增長。少年甚機敏。
聞老二將出。已卽奉母徙居大江之南。避之以訓蒙餬口。見學生之父之來塾者。
輒飲泣不已。

春去秋來。時光荏苒。少年於老二未嘗一日忘也。袖青蚨數百。購一斧於市。置臥
內。中夜徬徨摩其斧而泣。又爲詩叩其斧而歌之。作變徵聲。往往與其母織機聲
相答。磨如是。以爲常。或欲妻以女。託他故辭。間歲買舟北渡。省墓村中。亦時與老
二遇。

少年遇老二。佯暈就之。與共飲食。老二當酒酣耳熱之餘。戲之曰。爾如我何。少年
唯唯。低首下心。不復競一語。老二以少年固畏己。亦坦然不少芥蒂。未幾。少年之
母病而死。旣殮。少年乃出其斧。九頓首以誓曰。吾蓄汝已十年。今有以用汝。汝其

從命斧卽躍起。錚然有聲。火花點點。自斧口迸出。

翌日。奉母柩歸故鄉。葬之。懷斧走村中。會村社演劇。故事。村有事。老二必往。少年逆知。老二之定。與是役也。探之。老二果高坐觀劇。少年直趨前。斧之血殷殷。濺座上。客。

少年既斧老二。觀者知少年之報讎。與老二之生平。皆任少年去。毫不之詰。然少年則有以自處。躍臺上。泣語後。卽詣郡守自首。郡守嘉其孝。欲放生之。少年曰。復讎者。子職之。必當如是。抵死者。國法之。必當如是。囚不願以子職。而廢國法。郡守列上其事。府道臬司。皆曰。此孝子。不可殺。援韓昌黎。復讎議。擬請督撫具題。而孝子已死。獄中。郡守備禮以殯。村人迎其柩。葬於其父之側。

外史氏曰。余讀小說。月報。至賣藥童子。未嘗不廢書而歎。曰。怨毒之於人。甚矣。此少年者。一復讎之孝子也。顧彼之所歷。一晝夜間事。而此則蓄志至十餘年之久。理之官。不直待其母之終。而身擊之。且其父溺死。事得之於母。視彼所親歷。亦有

間而皆爲不可沒。夫使二人者幸而不死，投身社會，本其至誠之一念，擴之充之，知必有爲社會之光榮者。然而竟死，死者固視天地之大，其大且重，未有如彼之復讎也者。此殆我國數千年倫理之學，理有以範之於無形耶？少年徐姓，名祿，死之年二十有五。黃沙白草之間，夕陽一片，有墓笠起村之中，無老幼男女過之者。至今猶呼徐孝子。徐孝子不置。

大仲馬之大著作

美國亨利哈特著

瘦鵑譯

樹杪斜陽將落，未落黑塵滾滾，中有少年農人，二著綠棉之衣，疾馳一斜道上。狀至茶罷道旁，有石垣壁立，過此爲一小山，二人攘臂而前，至於山巔，放眼四望，第見禿樹若薺，衰草如氈，風勁天高，景象蕭瑟。山谷之底，爲聖傑門村，隱約見村屋頂上紅瓦鱗鱗，街道悉作白色，夾道皆植鳳尾之松，枝葉半枯，乾黃入畫。二人中一頤者指遠處白光呼曰：傑克，趣視此何物者？傑克乃竭其目力，向所指處瞻視。

良久既而呼曰噫是一隊馬軍也胡爲乎來哉若不見槍刀受日方燁燁作光乎彼等行行且至矣奈何奈何近旁適爲石垣之門口作弓弧形二人乃疾匿入門隅避之傑克低聲言曰脫渠輩來此者吾等當入礮臺求援於麥歇仲馬麥歇仁人當能助一臂力也

碧水迢迢繞山巔礮臺之巨廳汨汨作聲仲馬方與其四友坐廳中飲咖啡閱晨報侍者密歇兒忽入報馬丹道佛爾至須臾卽有一絕色女優盈盈而入仲馬含笑起立俛而吻其玉手已又語密歇兒曰密歇兒室外何聲者密歇兒曰主人彼等方以一雜貨肆中人擲之濠中蓋彼又來收費刺刺不已也主人室外更有三人謂必欲入見仲馬曰汝趣攜彼雜貨肆中人入廚室乾其溼衣予以杯酒汝其善視此可憐之人密歇兒其費果須幾何也密歇兒曰須三百法郎仲馬曰可汝趣告彼復以貨來如數支付并益五十法郎以償其失可憐哉是人密歇兒更有三人果何欲者密歇兒曰昨日村中有一貧民死彼等蓋欲乞主人賻十五法郎

營葬禮也。仲馬曰：諾。死者爲誰？密歇兒曰：主人。死者爲雜貨肆夥梯索脫。仲馬點首。至火爐之側。自架上取一小銅合。盡傾合中錢於手中。顧其友曰：特第里生。曷以君囊中錢假吾。不久當卽歸趙。一人遂如言與之。仲馬以法郎授密歇兒曰：此共三十法郎。可營二人之葬禮。趣予彼三人將去。密歇兒受之。又曰：主人現已十點鐘。治文學之時至矣。仲馬微笑。揮其拳向密歇兒曰：汝不情之督工師。乃苦苦約束人。若是馬丹麥歇。趣從吾來。此來復中二劇。必須歲事。仲馬乃偕馬丹道佛爾及其四友俱出。密歇兒亦從之。少頃又入。檢室中器具。并理桌上報紙。忽有一小童至。呼曰：密歇兒。有少年農人二。欲見主人。密歇兒曰：乞兒何多。惟主人今方在書室中治事。吾焉能擾其文興。小童曰：吾嘗以此却之。而二人堅執不肯行。謂此乃生死大事。不可濡滯。并以一名刺授吾。囑呈之。主人言次。以一半破之名片授密歇兒。密歇兒諦視良久。乃曰：然則汝且速之入。吾將一視此二人果作何狀。踰頃門闢。二農人入。綠衣綠袴。塵滿其上。一頌者卽坐睡椅上。傲不爲禮。短者侍

立其側。微睨密歇兒。密歇兒見此二人。蹇態狀至弗悅。微點其頭曰。可可乃作。茲冷態。向人汝等入室。何事不去而冠。頎者曰。汝乃麥歇仲馬僕乎。吾輩有事欲與汝主一見。汝已將吾名片呈之。主人未密歇兒持此半破之名片。微哂曰。若何言是破碎之紙。殆拾之途。次曾不足奇。似此美觀之名片。乃可呈吾主人。抑亦可笑。煞人。頎者聞言。卽躍起指密歇兒呼曰。傲哉。汝也。乃敢慢吾。趣以此片呈汝主人。趣往。趣往密歇兒恨恨曰。麥歇何急急爲吾往。可也。語已乃出。頎者面露失望之色。擲其身於睡椅之上。搖首言曰。吾輩來此。殆狂易矣。麥歇仲馬亦共和黨人。或且賣我。短者以一繡花之桌布覆頎者膝上曰。勿戚戚。吾頗知其爲人。此一半破之名片。大有効力。足以發其惻隱之心。麥歇君子人。必不吾欺。嘻。渠來矣。言時仲馬已至門次。身上著一白色寬大之襯衣。及白色之袴。腰際束一深紅色之帶。縱步而入。密歇兒立闔其門。短者鞠躬曰。麥歇仲馬。仲馬點首。以手中半破之名片置桌上。復自胸際一小冊中出片紙合之。旣乃仰首曰。善。二片恰合。惟此片吾與

一貴婦人。今胡在麥歇。手頤者曰。麥歇仲馬。吾卽其人。是乃君授吾者。仲馬曰。然君果爲伊誰。殊未識。荊頤者曰。吾乃一顛沛流離患難中之婦人。欲求助於麥歇者。仲馬狀至詫愕。細審其人。旋曰。請恕吾此乃吾工作時所著之衣。安可送夫人者。失禮勿罪。言竟卽疾馳而出。婦人閉其星眸。低聲言曰。國家有難。流血漂杵。彼等乃專尙虛文。以衣飾爲前提。短者曰。馬丹言當此盡屬虛文也。然麥歇實忠肝義膽之流。絕不藐視馬丹。馬丹幸勿自餒。當以勇敢示人。婦人笑曰。吾勇敢之傑克。渠乃并汝亦不識此君。匪特短視且亦健忘。傑克微頰其頰曰。馬丹。吾似此衣飾。且塵垢滿面。無怪其不識。二人言時。仲馬著一銀線相間之制服。偕馬丹道佛爾入。頻目睡椅上之婦人。傑克則雙眸注地。默然不聲。仲馬鞠躬曰。馬丹。何需下走。當效微勞。婦人曰。吾輩欲於君屋中覓一安身之所。聊作一枝之棲。以避緹騎。仲馬曰。此礮臺本屬馬丹家故物。吾當請馬丹道佛爾爲馬丹覓一妥處。復顧傑克曰。馬丹之僕。婦人急問之曰。可勿更其衣飾。吾輩之事當嚴守祕密。仍喬裝。

可也。是時忽有一小僮岔息而入。且喘且言曰：主人主人，馬軍一隊已在庭中。欲立入此室。密歇兒方故與之語，以羈其入。主人從速準備，自爲之地。婦人聞言，大驚躍起，呼曰：噫，吾儕被賣矣。吾……傑克立掣其臂曰：馬丹，忽懼，吾等從速匿跡，勿爲所見。言已，狼顧四隅。馬丹道：佛爾則兀立如石，人不知所措。仲馬狀至沈着，從容至婦人之側，言曰：馬丹，汝當鎮靜，勿恐。吾輩無甚危險，此淺淺事，奚事惴惴？下走雖僅僅一編劇家，徒爲此操觚染翰之生活，然自信尙有能力，足以出馬丹於險。第從吾來，無事恐懼。語次，遂引婦人及傑克至大火爐側，以手啓兩旁壁間嵌綫鑲板，中有隙地，纔可容人。仲馬乃語婦人曰：馬丹，請暫入此。此處有杯碟，乃備午餐者。婦人顫甚，嘿然無語。急俛身而入。仲馬又曰：此中空氣尙足，脫火爐中，不然以火則隱。此不虞，弗適方語時，卽闔其板。復謂傑克曰：君請匿此。傑克乃亦蛇行而入。仲馬又闔之。返身顧小僮曰：可矣。汝趣往告密歇兒，速客入廳。小僮出。馬丹道：佛爾愕然，詢仲馬曰：亞歷山大彼二人果誰也？仲馬曰：汝且勿聲，請拭目以

觀其後趣坐下勿現爾許張皇之態當如登舞臺時作鎮定之色移時密歇兒至門次高聲報曰羽林軍甲必丹佛萊副將白賽脫仲馬聞聲立自椅上起立迎客甲必丹在前老當益壯髯作灰白之色副將則方在壯年英氣颯爽二人肩上都披長帔著鐵手衣及馬軍之靴仲馬向二人鞠躬曰麥歇似此清晨何事賜教二人目其制服狀似訝之甲必丹佛萊微笑曰麥歇仲馬清晨奚事戎服茲服是何制度仲馬曰此服初無制度乃下走自定適二君枉顧故著此以迓藉表敬意二人相視微笑甲必丹曰君服粲麗極矣令人目爲之炫君夫人當亦絕代麗人仲馬目馬丹道佛爾鞠躬曰此爲法郎西劇場中之馬丹道佛爾今日特來此誦習下走新編之脚本行當爲二君紹介甲必丹佛萊乃立俯其首吻馬丹道佛爾柔荑曰馬丹吾殊妬麥歇仲馬得時親玉人薺澤馬丹赧然無語仲馬揮手謂密歇兒曰密歇兒趣以酒來爲二君浮一大白甲必丹佛萊去其鐵手衣搖首曰麥歇可不必今日之來初非快意之事吾輩須立行職守麥歇今日嘗閱報紙乎仲馬

曰。甲必丹。今日尙未瀏覽。然二君僕僕來此。疲罷極矣。當少進咖啡。密歇兒可以咖啡來。密歇兒領首而去。甲必丹以足尖點地。謂仲馬曰。然則麥歇豈未知公爵夫人培蕾近自配所潛歸乎。仲馬作詫愕之態。大呼曰。公爵夫人培蕾乎。甲必丹佛萊曰。然彼於來復一日攜蒂茯蘭姑娘及其子潛歸法國。仲馬怒形於色曰。然則梅麗蒂茯蘭……言未畢。立止。已又曰。甲必丹當知蒂茯蘭姑娘被放時與下走雅有情愫。然今則已成陳跡。可不必道。當年情愛業與光陰同逝。墜歡難拾矣。甲必丹佛萊曰。拉樊提頑民猶輸忠誠於故朝公爵夫人及蒂茯蘭姑娘。既匿小子於彼地。遂來巴黎。將率其故人揭竿而起。以謀復辟。麥歇試思此事何等危險。聞彼等實喬裝爲農人行間道來。此仲馬曰。此誠奇事。天潢貴胄乃喬裝而爲農人大可爲吾脚本中資料也。仲馬方語。密歇兒已奉一盤。至以盤中銀杯碟等置小桌上。仲馬向之微點其首。并瞬其目。密歇兒似悟。乃侍立於側。作蠢蠢之狀。甲必丹佛萊曰。麥歇仲馬今日天甫破曉。彼等道經麥萊特勞一點鐘前。余部下。

人曾尾之至此礮臺大門之前余今特來逮彼二人麥歇幸勿故蹈法網匿茲巨
熬仲馬曰余獨憶二點鐘前曾有二農人至謂欲入見時余方從事著述因以無
暇却之僅囑僕人飯之於廚室之中後卽忽忽而去密歇兒彼二人非從廚室外
之花園中出乎密歇兒訥訥然言曰否二人實自馬廐中去今或買棹渡西茵河
矣甲必丹乃顧副將白賽脫曰副將君趣率一隊往迹之毋使逸副將舉手行禮
忽忽出廳甲必丹佛萊起立至大火爐畔擦其二手謂仲馬曰麥歇仲馬余實奉
上官命來此君能允吾一搜乎仲馬曰甲必丹惟君命是聽此劇誠好看煞人下
走生平所作不少未有若今日之趣者甲必丹佛萊伸其雙手於火爐上又曰今
日凌露跨馬來此彌覺冷氣砭膚麥歇能爲余然火乎馬丹道佛爾聞言大惶恐
自椅上躍起仲馬急瞬目止之乃復坐下仲馬謂甲必丹曰可甲必丹佛萊密歇
兒趣以火柴來密歇兒遂趨出甲必丹佛萊自囊中出一火柴言曰火柴已得麥
歇恕吾越禮火爐中尙有餘薪余將自然之言次卽擦其火柴於靴底火立然投

爐中復擦其二手曰。麥歇似此寒天。何不然。火言時。又俯首自木箱中出一小木片。置爐之中。言曰。麥歇請恕吾無禮。松樹之枝最易着火。余頗好觀此熊。熊之火光也。語時。火勢大熾。馬丹道佛爾觀狀。又頻頻起立爲狀。殊聳懼。甲必丹背立向火力。擦其手於意。滋得仲馬目注咖啡之盤。若有所思。既乃移一小桌至火爐之側。謂甲必丹曰。好友請坐。勿徒熱雙手。君胸中亦當少進熱物。言畢。倚其身於椅背。時忽聞有淅瀝之聲。甲必丹面上立呈驚訝之色。急曰。此何聲者。仲馬微笑。傾咖啡於甲必丹杯中。曰。無他是殆。爲吾主獸之聲。當余購礮台時。並購此物。且言且遞。其杯與甲必丹微以臂觸。咖啡壺立仆。沸水悉注入甲必丹衣袂中。仲馬急躍起呼曰。萬死萬死。水灼甲必丹矣。復以手按甲必丹肩。呼曰。恕吾鹵莽。密歇兒趣引甲必丹入吾內室。密歇兒乃偕甲必丹疾馳出廳。仲馬微笑。返身與馬丹道。佛爾點首而出。馬丹遂至大火爐側。立啓壁間之鑲板。公爵夫人培蕾以手掩面。顛仆而出。懊喪言曰。余固言今日來此不啻狂易。今乃飽受火燻。此狀得無似

掃煙突之帚。此時蒂茯蘭姑娘亦出。喘甚。嬌軀乃如。因風柳絮。搖搖不定。立倚於牆。以支其身。且喘且呼。曰。馬丹。馬丹。少頃。仲馬又馳入。視二人。呼曰。汝等未受傷乎。此劇將畢。吾輩今當從速。演末幕。馬丹道。佛爾趣爲公爵夫人。易衣飾爲侍僕。當余按鈴呼咖啡時。卽讓之入廳。蒂茯蘭姑娘則請權爲馬丹。仲馬衣飾可假之。馬丹道。佛爾脫余呼君。請卽來。此勿遲。今且囑密歇兒。妥爲準備。勿露斯須。破綻。公爵夫人曰。麥歇仲馬。吾輩能否稍稍莊重。貴族中人。豈合爲此優伶之生活。脫能立送吾輩之巴黎。則拜君賜矣。仲馬曰。馬丹。設於此時。往巴黎。必爲所逮。請從吾言。不久卽能安抵彼土。言已。卽如飛而去。公爵夫人扼腕曰。吾豈將復飾爲男子。作茲奴厮之事乎。馬丹道。佛爾曰。殿下請從我來。遲且無及。而公爵夫人仍夷猶未決。蒂茯蘭姑娘急央之曰。馬丹。請勿固執。此爲吾輩最後之希望。爲小陛下亨利第五計。不得不爾。公爵夫人微笑曰。爲彼計。吾復奚恤。吾輩行矣。馬丹道。佛爾乃讓二人先出。闔其門而去。居頃之。仲馬及甲必丹。佛萊復入。甲必丹著仲馬

之袴倚仲馬肩。蹇而行。仲馬曰：吾至愛之。甲必丹：吾不能恕吾魯莽。今且坐。乃移一輪椅扶甲必丹坐。又曰：吾輩今當再進少許食物。此次吾請馬丹、仲馬下爲君調咖啡。當不若吾之魯莽。卽君欲搜其寢室，亦不致有所疑忌。且言且按呼人之鈴。甲必丹聳肩言曰：沸水澆吾一身，實令人於邑。仲馬笑曰：主臣、主臣。茲事至趣頗類吾脚本中一節也。旣又連按其鈴，厲聲曰：吾僕何事遲遲不來。言方畢，密歇兒已入。狀至鎮靜。仲馬曰：密歇兒何事遲遲。吾按鈴可二次矣。密歇兒曰：主人。吾方往覲二農人。仲馬曰：汝已得之乎。密歇兒曰：未得。彼渡二人過河之榜人，猶未返。仲馬曰：彼等果渡河乎。密歇兒曰：然。必渡河無疑。甲必丹曰：旣如是，則吾副將必能獲之。仲馬曰：密歇兒趣命小僮以咖啡入。須三杯。更請馬丹、仲馬速至。無事。嬌羞甲必丹佛萊前，不必客氣也。仲馬又笑謂甲必丹曰：吾聞公爵夫人培蕾美而豔。今方在患難中，吾輩脫與之繾綣，必非難事。甲必丹聳肩曰：渠乃皇室中人身分。至高實爲法郎西第一等貴婦人。奚事垂青吾輩一介平民。仲馬笑曰：脫渠

重。來。求。援。於。吾。者。吾。必。竭。力。助。之。幸。君。勿。梗。吾。事。二。人。方。語。忽。有。一。少。年。僕。人。自。後。入。雙。瞳。似。點。漆。髮。短。而。鬢。作。深。黑。色。雙。手。奉。一。咖。啡。盤。仲。馬。狀。殊。舒。泰。脫。口。而。呼。曰。僕。歐。趣。將。一。小。桌。來。少。年。僕。乃。置。其。盤。移。一。桌。至。爐。火。之。側。仲。馬。又。曰。請。再。移。一。椅。於。此。馬。丹。仲。馬。亦。將。與。吾。輩。共。飲。咖。啡。是。時。密。歇。兒。至。立。門。次。報。曰。馬。丹。仲。馬。呼。聲。方。畢。馬。丹。仲。馬。已。盈。盈。而。入。著。一。縞。色。之。衣。身。至。嬌。弱。杏。頰。白。如。紙。佇。立。門。側。狀。似。欲。暈。仲。馬。立。至。其。旁。俛。首。吻。其。玉。手。微。笑。曰。梅。麗。其。勇。敢。勿。怯。吾。願。以。名。譽。保。卿。僅。一。點。鐘。耳。即。可。無。事。甲。必。丹。佛。萊。見。馬。丹。欲。勉。自。起。立。顧。乃。不。能。復。坐。椅。上。微。呻。仲。馬。又。謂。馬。丹。曰。吾。愛。吾。曷。爲。卿。紹。介。見。羽。林。軍。甲。必。丹。佛。萊。以。吾。魯。莽。致。灼。傷。其。身。未。能。起。立。甲。必。丹。來。此。蓋。有。要。事。卿。當。已。知。之。今。且。坐。下。馬。丹。仲。馬。乃。坐。甲。必。丹。俯。首。向。前。致。辭。曰。馬。丹。仲。馬。擾。及。夫。人。無。任。主。臣。馬。丹。仲。馬。曰。麥。歇。職。務。所。在。自。應。爾。爾。吾。又。何。尤。甲。必。丹。曰。馬。丹。誠。和。藹。一。如。尊。夫。馬。丹。聞。言。立。以。星。眸。注。地。粉。頰。大。頰。似。染。燕。支。山。色。甲。必。丹。續。曰。頃。爲。沸。水。所。傷。致。不。能。

行。動。吾。願。馬。丹。矢。言。並。未。匿。彼。罪。人。於。室。中。馬。丹。曰。麥。歇。當。吾。出。時。諸。室。皆。空。初。無。罪。人。匿。跡。其。間。甲。必。丹。飲。其。咖啡。謂。仲。馬。曰。麥。歇。吾。願。君。亦。誓。言。今。日。並。未。見。公。爵。夫。人。培。蓄。則。吾。心。始。安。仲。馬。貌。至。莊。嚴。面。少。年。僕。鞠躬。曰。麥。歇。甲。必。丹。聽。之。以。吾。之。手。置。吾。心。次。敢。矢。言。今。日。未。嘗。近。彼。殿。下。言。畢。立。坐。椅。上。呼。曰。僕。歐。趣。將。牛。酪。至。少。年。僕。狀。至。快。快。至。桌。畔。以。甌。置。三。人。之。前。砰。然。作。巨。聲。甲。必。丹。佛。萊。仰。首。視。之。曰。麥。歇。仲。馬。此。子。何。俊。秀。乃。爾。服。役。於。君。幾。何。時。矣。仲。馬。曰。此。子。本。執。役。於。馬。廐。中。今。新。任。是。役。意。滋。弗。願。故。事。事。不。適。人。意。動。輒。忤。客。君。幸。恕。其。不。遜。少。年。僕。聞。仲。馬。言。雙。眸。立。注。於。地。赧。然。返。其。首。甲。必。丹。呻。吟。曰。吾。乃。痛。楚。甚。願。即。返。吾。巴。黎。駐。所。吾。當。跨。馬。而。去。十二。里。奔。波。來。此。未。得。斯。須。樂。趣。仍。敗。興。而。歸。仲。馬。曰。甲。必。丹。君。已。受。創。胡。能。跨。馬。馬。丹。仲。馬。今。晨。正。欲。乘。車。赴。巴。黎。君。何。不。同。行。渠。得。君。爲。伴。長。途。不。患。寂。寞。即。吾。心。亦。慰。甲。必。丹。佛。萊。呼。曰。馬。丹。仁。人。必。能。允。吾。附。驥。馬。丹。仲。馬。未。及。答。仲。馬。即。呼。曰。僕。歐。趣。請。甲。必。丹。軍。中。傳。令。官。至。并。告。柏。歇。以。

車。俟。於。門。次。囑。密。歇。兒。趣。將。酒。來。以。爲。餞。別。馬。丹。卿。已。預。備。未。馬。丹。起。立。曰。吾。至。愛。之。亞。歷。山。大。請。少。待。吾。將。往。攜。吾。冠。甲。必。丹。佛。萊。曰。麥。歇。仲。馬。吾。擾。君。夫。婦。多。矣。主。臣。無。已。仲。馬。曰。甲。必。丹。何。事。攜。謙。吾。妻。得。君。爲。友。於。心。滋。樂。君。且。命。麾。下。軍。士。迅。速。返。營。吾。阿。拉。伯。馬。亦。能。致。君。速。之。巴。黎。不。讓。君。隊。中。名。馬。爭。先。鞭。甲。必。丹。曰。吾。心。至。急。急。欲。立。至。彼。土。以。阻。公。爵。夫。人。生。入。巴。黎。設。彼。等。安。則。吾。儕。危。矣。仲。馬。曰。以。是。之。故。君。欲。往。巴。黎。指。揮。一。切。乎。嘻。君。之。軍。中。傳。令。官。至。矣。言。時。一。軍。士。入。舉。手。爲。禮。甲。必。丹。謂。之。曰。汝。其。囑。副。將。之。副。梯。亞。士。從。速。率。所。部。取。道。聖。馬。丁。門。立。返。巴。黎。吾。將。乘。車。往。矣。麥。歇。仲。馬。君。曷。助。吾。起。立。仲。馬。乃。趨。扶。其。臂。呻。吟。而。起。足。不。良。於。行。少。年。僕。入。告。曰。主。人。車。已。在。門。仲。馬。曰。善。吾。儕。已。備。甲。必。丹。馬。丹。仲。馬。與。君。同。行。復。顧。少。年。僕。曰。披。亞。兒。汝。其。慎。之。速。送。甲。必。丹。往。巴。黎。毋。稍。濡。滯。頃。汝。在。桌。畔。不。遜。甲。必。丹。深。滋。弗。悅。今。當。鄭。重。將。事。放。出。汝。御。人。之。斲。輪。老。手。以。悅。之。否。則。蓄。患。且。及。而。身。披。亞。兒。唯。唯。而。去。時。密。歇。兒。適。將。酒。至。仲。馬。曰。甲。必。丹。

趣盡茲一卮。吾輩行別矣。既又鞠躬謂馬丹仲馬曰。吾愛卿。得與甲必丹同行。幸福不淺。披亞兒在御者台上柏歇。則在車後。合茲二人之力。必能使此車先罪人。而之巴黎矣。爾時外門已啟。披亞兒危坐台上。執鞭以待。仲馬送二人至於車側。呼曰。吾愛。此假裝之馬丹仲馬。蒂茯蘭姑娘聞聲立回。其首。仲馬乃出臂抱其柳腰。與之親吻。蒂茯蘭立暈。其頰如方春玫瑰。正在着花時候。狀至媚。可愛。仲馬又曰。吾愛。行再相見。上帝福卿。甲必丹佛萊見狀微笑。仲馬急鞠躬曰。甲必丹。恕吾無狀。天下事悲歡無定。今日渠往巴黎。或一去不復歸。來則吾二人之親吻。實爲末次。吾安得不戀。戀弗舍。言已。乃扶甲必丹上車。蒂茯蘭姑娘亦上。坐其側。須臾。車輪遂動。甲必丹微笑舉手向仲馬。車得而去。仲馬乃返身入見馬丹。道佛爾方在廳中爲狀。至不歡。雙目流盼似電。叉手言曰。事已畢乎。仲馬側其首。搖二手。鞠躬曰。吾至愛之。霍吞司此吾之大著作也。今告終矣。斯劇乃一喜劇。至中幕幾變爲悲劇。而未幕則爲慘別。令人悒悒。然從此萬事安矣。吾與吾至愛之女英。

雄。行。再。相。見。

大仲馬之大著作